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書生遇難 題糕日美女酬恩

話說挹香因婦人之哭，竟附耳向壁細細一聽，也是他該受幾天磨難，所以鬼使神差到這個所在。原來那間空室四面粉牆，牆以內即是智果的秘室。牆間暗做一門，用粉染，一些看不出。挹香合當有事，附耳細聽之際，恰巧身靠假牆，只聽粉染門呀的一聲，筋斗直跌進去。復審視之，乃三間不甚亮的房屋，見一個和尚，揪住一個年輕婦人，要逼他行事，那婦人哀哀告求。那和尚正欲用強，見挹香跌進，吃驚不小，連忙起來，變了臉道：「呔！你是何人，敢入我佛爺之室？」挹香見勢頭不好，也覺慌了，正要逃走，卻被和尚扯住。挹香心中著急，恐淫僧惡念，難保性命之虞。

正想間，那頭陀拉了挹香，又到一個所在，比方才那處更低，四面皆無台凳，僅排數塊石兒。屋外有一線之光的天井。

那頭陀拉了挹香，壁上取了寶劍，謂挹香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到我這裡？你可知到了這裡，有死無生的了！」便舉起劍兒，向挹香砍來。

挹香驚絕，只得按定六神道：「師父慢來。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。況寺院中是□方所在，難道不許遊人進內的麼？今我已到這裡，你的勾當已被我戳破，你欲噁心謀害，只怕昭然皇法，天地無私。你自己去想來。」

頭陀正欲回言，只見一個小沙彌走進說道：「有蔣檀越立請要見。」頭陀只得棄劍，整好袈裟，至外迎接。便向挹香道：「我且饒你多活一時，少頃來與你算帳。」命沙彌關了挹香，大踏步而出。

原來蔣檀越與這和尚最相契，特來請到家中去做法事。老和尚無可推辭，只得同行。也是挹香命不該絕。且說挹香見和尚去了，心雖安了些，觀其室中，竟一無生路，倘頭陀進來，仍復性命不保。想了又想，真覺無計可施。倘若我一旦不測，父母劬勞未報，眾美情義未酬，白白將這性命送與頭陀，豈不可恨？思想及此，不覺涔涔淚下。

徘徊良久，天色已晚，不見頭陀進來，心又放下了些。奈何又無夜膳，又無燈火，又無牀帳，又想平日在家中或在美人處，吃的是膏粱美味，睡的是羅褥錦茵，如今獨在這裡受此無窮之苦，性命且不能保。自怨自恨之時，譙樓三鼓，只得挨過一夜。

明日，仍不見頭陀至，也沒有茶湯水進來，肚中□分饑餓。挨到了金烏西墜，仍不見有人至。挹香喟然歎曰：「英雄末路，有計難施。不作餐刀鬼，仍為餓殍身。天呵天，你絕我太苦了！」

想了哭，哭了又想，哭道：「眾美人只知我在家中攻書窗下，父母只道我在朋友家論賦會文，怎知我在此受這許多苦楚。如今與你們長別了！」又哭道：「我金挹香如此一個人，死得這般不明不白，枉為了六尺男兒！」想到此處，竟放聲大哭起來。

其時已有四鼓。也是挹香合當有救，這一番大哭，驚動了一個美人。看官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昔日挹香同夢仙黑夜裡救的吳秋蘭。他蒙二人救了回家，對父母說了，父母便問：「救你者是何名姓？」秋蘭道：「是兩個隱名的俠士，不肯留名。惟他們二人的面貌聲音，尚記在心頭，日後欲思圖報。」

這秋蘭家正在隆壽寺之西，秋蘭臥房卻與關挹香的所在只隔一個天井。那夜秋蘭睡後，聽見有人在隔壁□分痛哭，這個聲音卻□分熟識。又細細的聽了一回，忽然聽出似昔年救我的那們壯士聲音，倒有些揣摩不出。沉吟良久道：「待我到天明時，樓窗上搭個走路，在牆上扒過，認他面貌。如是恩人，問他為何在寺中痛哭未遲。」

胸有成竹，甫黎明即起，將板搭過牆上。秋蘭輕跨樓窗，鳥行雀步，至板上向下一望，見一書生席地而坐，昏朦情狀，不知何故。又一望，卻正是恩人。他也難顧嫌疑，輕聲喚道：「公子尊姓大名，何昨宵在此慟哭？」時挹香又饑又倦，疲乏不堪，意謂決無生路了，倒反昏昏睡去。驚聞公子之呼，猛抬頭觀望，見一個美人在牆上低喚。諦視之，頗面熟，欲躬身立起，可憐兩足疲軟，挨到牆邊道：「小生姓金，名挹香。前日誤投秘室，被禁於此，有死無生的了。姊姊尊姓芳名？」秋蘭便通了名字。挹香兜的想上心來道：「曩昔黑夜遇強就是姊姊麼？」秋蘭道：「正是。公子是我恩人，今恩人罹難，妾安敢坐視。公子放心，少頃，妾有援君之計也。」挹香甚屬感激。

秋蘭遂回房，思出一計，隨即告知父母。父母稱善。其父名家慶，素來耕種糊口，今蓄田產，央人耕種，居然是鄉間財主了。惟此一女，極其鍾愛。聞知挹香之事，憶曩時女遇惡棍，幸虧恩人相救，如今以恩報恩，正該竭力一援。便命僱工數□，同到隆壽寺來。眾和尚不曾防禦，便道：「做什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你們莫管，少頃自知。」遂各動手，將眾和尚個個縛牢。雖有幾個力大的，究竟寡不敵眾，也被捆住。留小沙彌，要他領到秘室，搜著六七個婦人。打開粉染門，放了挹香。復到外邊，將□幾個頭陀關到縣中，將六七個婦人帶去作證。後來縣主往蔣家捉了智果，細細審明，將隆壽寺封起。智果即發僧綱司，立時火化。將眾頭陀遞解回家，肅清了地方上一樁惡事。其餘六七個婦人，夫家願領者領，不願領者發官媒擇配。吾且一言表過。

再說眾人扶了挹香至吳宅，秋蘭出謝昔日相救之恩，挹香也謝了他們父女之情。又見秋蘭貞嫻幽雅，言語端莊，暗暗欽敬。家慶見挹香恂恂儒雅，欣慕非凡，命僕端整酒肴，為挹香壓驚。挹香兩天未膳，也顧不得了，曲從叨擾。

家慶謂挹香道：「老夫有一言，要與公子商量，望公子勿罪。」挹香道：「不知有何見教，小姪惟命是從，決無推卻。」家慶道：「前者小女蒙公子途中相救，此身皆公子所賜，感恩不淺。今又重逢，不勝緣巧。小女荒僻村陋，故猶待字閨中，欲為公子作一小星，老夫之素願亦可畢矣。」挹香答道：「辱蒙老伯救出羅網，已心感無既。但小姪幼聘鈕氏，不能應命。」家慶道：「公子差矣。小女本村野之姿，頻繁之職，焉敢輕期？若抱念與■，君其無違我命，我亦心感無既了。」挹香見吳公懇懇若是，想道：「蒙他們如此救我，秋蘭也頗穩重，至於願作小星，我也不能不允。」便道：「老伯垂情，我金挹雖有糟糠，決不敢以令愛視為側室，是當以正室待之。」說罷，便深深一揖，雙膝跪下，口稱岳父大人，弄得吳公倒反侷促，連忙扶起。席散後遂喚魚軒送挹香歸。

再說家中見挹香三天不返，初意在朋友家，及去問，盡言三天未至，鄒、姚、葉處，形跡杳然。第三日已命家人四處尋覓，二老□分著急。正在忙碌之際，見挹香乘轎歸，方始驚定。便細詰行蹤，反弄得驚喜交集。挹香述吳秋蘭願作小星之語，父母倒笑他正室未諧，小星先備，只得允了。

挹香又赴眾美家及諸友處訴之，也有替挹香稱恭喜的，也有憐惜挹香的，紛紛嚷嚷，鬧了一日。

明日，挹香到館，恰好過青田已至，挹香便問了場中諸事，又問道：「青翁在金陵，可曾遇棋攤否？」

青田道：「曾遇一個棋攤，擺兩局勢兒，一是野馬，一是七星。我上前問他如何起彩，他云起彩五分。我便與他著七星。遂揀紅棋，起手炮炮將，他兵吃炮，我挺卒將，他蹀上吃卒，我三路車衝將，他蹀下，我升車看將門。他眼睛對我一看，便夾兵將，我車吃兵，一車拾兩兵，他拿士角上兵挺下叫將軍，我蹀上，他象拿底車划至三路，我划卒蓋住，他再開至一路，我提高車，他將車衝至兵右，我車臨頭將，他蹀進，我退車吃兵，已把帽子頭廿一著探脫。他眼睛又對我一眇，想了一想，竟下落底車。我暗道：任憑你上中下三路來，皆不怕，落底車更不怕，便變了一著雙撇車。那知他只會著官和，不會著雙撇，論理應落象，他竟夾兵，被我連殺棋，叫了幾個將軍。但見他面孔只管變，眼睛只管眇道：『再著，再著。』我道：『我倒不高興了。』贏了他三□五文。越一日又去，連勝兩局。以後便不肯著了。若論他之棋，失著還多，不及玄妙觀內常州老也。」挹香道：「青翁可曾遇見敵手？」青田道：「間亦有之，只好著成和局。若要勝我，無其人也。」

言論一回，見學徒漸漸到館，挹香交卸了館事，然後歸家。

一日，忽念愛卿，想道：「未知他可有我之念？夢中言正室鈕氏，如果是他，為何竟不肯訂我？而我又難啟口。我金挹香不娶鈕愛卿，枉為聰明人也。」心裡胡思，口中亂語，適逢拜林至聽見，便站定細聽了良久，知為愛卿事。拜林素滑稽，聽出挹香心

事，便迎著挹香的意兒，生出一計，輕推雙扉，入書室中。

挹香見而接進，略談寒溫。茶罷，拜林佯說道：「香弟弟，你好福氣。我昨到愛姐處，曾提及你，他請我來代勸你，勤習舉業，巴圖上進，考期在邇，倘你明歲入庠。他就……」拜林說到此際，便住口。

挹香聽了什麼好福氣，觸著心事，便扯住拜林道：「他就怎麼？」拜林笑道：「他沒有什麼。」挹香見他狡獪，盤詰之。拜林道：「你博了一領青衫，他就歡喜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歡喜便怎麼？」拜林道：「今日匆匆，要訪一宿新來校書去飲酒，少頃對你說罷。」

挹香那裡肯放，竟隨了拜林到院子裡來。又遇了三個名妓：一為錢月仙，一為馮珠卿，一為汪秀娟，都生得風雅宜人，天然娟秀。拜林即命排酒暢敘。

酒半酣，挹香道：「方才的話，如今好說了。」拜林道：「且慢。我被你催昏，方才沒有回去取銀，你可去代籌幾兩銀子來，然後替你說可好？」挹香明知拜林要他會鈔，便道：「我也知你狡獪，酒鈔算我的就是了。」身邊摸出一錠花銀，付與鴇兒，便道：「如今好說了。」拜林道：「破了你的鈔，可要肉疼？」挹香道：「這也叫沒法，要聽你的話，也顧不得肉疼。」拜林道：「今日蒙你會了鈔，我也不得不對你說了。」

拜林正要說，那知做書的人偏不肯說，諸公要聽其說，吃杯茶來，下回再說。